



航海的人们

探险者

海洋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航海的人们》丛书中的一部。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建立殖民帝国，寻求东方的财富，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后派出以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等人组成的船队，分别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出发，远征探险。探险者们为了荣誉和财富而含辛茹苦，历尽千难万险，终于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发现”美洲新大陆并完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

全书共分五章，生动地描写了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等航海家航海的经过，以及他们所到之处耳闻目睹的异国风情，引人入胜。

探 险 者

〔英〕R. 汉布尔 著

焦永科 译

邹德慈 校

海洋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科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1/32 印张：6 1/8 字数：120千字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000

统一书号：5193·0411

定价：1.00

作 者 介 绍

理查德·汉布尔，是一位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曾在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读书，专门研究军事历史。他是《布莱船长》一书的作者，该书重新评价了在《英国船的津贴》一书中受到很多中伤的“本特”号指挥官。他还著有《马可·波罗》、《希特勒的将军们》以及《在无畏战舰之前》等书。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目 录

随 笔	人类看他们星球的眼界不断扩大·····	(1)
第一章	在去印度的道路上迈出的巨大的第一步·····	(4)
随 笔	造船工匠技术的发展·····	(34)
第二章	从西班牙西行去广阔的新大陆·····	(35)
随 笔	迷人的自然王国·····	(66)
第三章	从葡萄牙东去香料帝国·····	(67)
随 笔	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印度的奇观·····	(92)
第四章	完成哥伦布探索的战士·····	(94)
随 笔	不平凡和最著名的船“维多利亚”号·····	(118)
第五章	麦哲伦之死与凯旋·····	(120)
随 笔	地理发现之后：开拓的掠夺·····	(142)
注 释	·····	(144)
附：短文和图	·····	(150)

随笔 人类看他们星球的眼界不断扩大

十四世纪的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的黎明即将到来。那时，普通人都还认为，在已知世界之外，除了一片混沌和万丈深渊，再不存在别的任何东西。他们想象，天并不是包围着整个大地，而只是盖在大地的顶上，大地的底部是固定在什么东西上的。他们认为，星星是动的，天和地是停在那里不动的。他们相信，如果人在地的那一面生活，就必须脚朝上头朝下走路。

一些接触过古人留传下来的神秘知识的中世纪的学者，虽然认识到这都是些凭空想象和无知妄说，但却没有办法去证明它们是错误的。水手们不愿远离他们的海岸去冒风险。据他们说，在距直布罗陀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无边无际的能诱使人陷进去的“泥海”，它是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城沉没造成的。

突然，就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这一切荒唐的想象和似是而非的逻辑一瞬间就被一扫而空了。为权力、荣誉和财富的欲望所驱使，一些勇敢而果断的探险家如巴托罗梅乌·迪亚士²⁾、瓦斯科·达·伽马³⁾、克里斯托弗·哥伦布⁴⁾、斐迪南·麦哲伦⁵⁾以及其他为数不多的一些人，远涉重洋去征服未知的世界。

他们所用的船是笨拙的。航海仪器是简陋的。他们的地图，不论是象十三世纪神学“世界地图”之类的学院地图，还是工作海图，都反映了黑暗时代⁶⁾的一千年之后基督教徒对世界的愚昧无知。

甚至这些最初的地图当中最好的地图，也是把少得可怜的资料和凭空猜想巧妙地掺杂在一起的产物。他们所描绘的那遥远的亚州的初见的陆地，是建筑在当中国的大可汗¹²还容忍外国的来客时，曾经到过东方的中世纪的传教士和商人们的故事之上的。这些行商和修道士远涉重洋，曾经到过马来西亚¹³、马拉巴尔¹⁴和中国。不管他们带回来的故事是马可·波罗¹⁵的详细报告，还是一些空想家骗人的捕风捉影，这都无关紧要，反正这一切都对制图者们的艺术产生了影响。

几百年来，商人们在沿地中海沿岸经商时，引水员便记录了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的航线和距离，陆地的形状以及风的情况。世界的那一小块地区的有文字记载的航行方向和海图，是比较可靠的向导。人们用合理的精度绘制了海岸线略图，提供了表示方向的罗经卡，画出了表示恒定方位的恒向线网，用以帮助航海者的航行。在这些伟大的航海者制定他们从葡萄牙的圣维森提角向南和向西航行的航线时，他们没有助航设备。他们所带的描述他们目标的初步海图，仅仅是一种最简单的草图而已。

公元二世纪的地理学家托勒密¹⁶（已经认识到的将球表面投影到平面地图上的问题）的复杂计算，和一千多年以前就相当精确地测量过球的厄拉托西尼¹⁷的令人产生灵感的数学，在当时才刚刚被重新发现。但是，这些智慧的成就尚未被十五世纪的制图者们所赏识，也未被他们所理解。

因此，当时的探险家，实际上也成了科学家。他们在条件十分艰苦的实践的实验室里，用大胆的实验检验了理论。他们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希望能找到新的陆地、新的海洋通道，他们的成功使他们得到了不朽的荣誉。在短短几十年

的惊人冒险中，他们所带回家乡的财宝，没有哪一样能胜过他们辛苦得来的知识、他们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们的亲身经历。这一切最终教给人们，人类所生活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究竟有多大。

第一章 在去印度的道路上迈 出的巨大的第一步

从直布罗陀向西南一千英里，在博哈多尔角，荒凉的撒哈拉沙漠将一只无生命的手指伸向大西洋。那里荒无人烟，草木不生，连鸟兽的影子都见不到。东北风成年累月地刮着，卷起恶魔般的黄沙和骇人的海龙卷，推着大西洋里的层层巨浪，啃蚀着岸边寸草不生的红沙石峭壁。这些悬崖峭壁大块大块地坍塌下来，掉进汹涌的大海里，溅起簇簇浪花。离岸二十英里，油光光的海水非常浅，几乎不到六英尺深。大量的悬浮泥沙和强大的海流，使这里的海水混浊得就象牛奶一样。在炽烈阳光下的博哈多尔角，不禁使人想起恶梦中世界末日的景象。一千年来，对沉睡在充满恐怖的黑暗时代的欧洲来说，这就是博哈多尔角的形象。

中世纪的欧洲认为，生活在博哈多尔角的人们，离太阳非常非常近，以至于他们的皮肤都被烤黑了；甚至大海也象开了锅一样在沸腾，海水变成了粘稠的东西，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在上面爬来爬去。在那个地方，岸边的山是由一块神秘的磁石，能把船甲板上的金属缆索吸过去，将水手送进坟墓。就连那些喜欢冒险的人们，虽然认为在博哈多尔角的外边可能存在什么东西，但也不愿绕这个海角进行一次远海航行，因为那样，他们就要冒掉到世界边缘以外去的危险。

对博哈多尔角的这种恐惧和在博哈多尔角外边到底存在着什么的猜测，延续了整个十四世纪，一直到十五世纪。在这文

文艺复兴¹³⁾的前夜，真正有见识的人，没有一个人认为世界是平的，大海是沸腾的。然而，有见识的人毕竟是少数。对诸如农民，农奴，渔民，水手，甚至行会商人，学识渊博的牧师，以及勇武的骑士等大多数人来说，这个世界充满了粗俗的迷信，愚昧无知，另外还有恶魔。这一切使得没有一个人敢于走出他那封建的村子之外去冒险，更不用说到连道路都没有的茫茫大海上去冒险了。

后来，到了十五世纪初，博哈多尔角遇到了大胆的挑战。当政国王的弟弟，一个富有的王室亲王，从葡萄牙南方萨格里什的高高的海岬避暑地，派出了第一艘船，沿非洲海岸向南探测，寻找通向印度和东方的道路，据说在那里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那些地方数不尽的财宝。这位亲王就是后来著名的航海家亨利¹⁴⁾。亨利亲王是一位严肃的苦行主义者，一心致力于他为制图学家、地理学家、天文学家、航海者和地中海最远处跑来的流浪汉所创办的学校。他所寻找的不仅是一条通往东方财富的道路，而且还要用某种方法同神秘的普赖斯特·约翰¹⁵⁾建立联盟，据说他在非洲或亚洲的一个什么地方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基督教王国。同他联合起来，共同给穆斯林异教徒以致命的打击，因为这些异教徒控制着通往东方的贸易道路，把基督教徒排斥在圣地¹⁶⁾之外。

起初，亨利向南方大海航行的行动，一个个地失败了。“虽然，他不仅派了一些普通人，而且还派了一些行伍中的第一流人物”，亨利私人的年代史编者戈麦斯·埃阿内斯·祖拉拉于一四五三年写道，“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于越过博哈多尔角。”一四三三年，亨利派出了他自己的一名勇敢、强健并富有经验的扈从——叶基尔·埃阿内斯。但是，埃阿内斯只航行到加那利群岛，离博哈多尔角还很远，他抓了些

俘虏，就回葡萄牙了。亨利接着又准备了另外一条船，于第二年再次派埃阿内斯前往，并勉励他“鼓足勇气，越过博哈多尔角。你不可能遇上比得到奖赏的希望更大的风险。”祖拉拉接着又写道：“亲王是一位非常有权威的人，他的忠告尽管语气很温和，却对这个认真的人起到很大作用。”

于是，埃阿内斯扬帆启航，向南行驶，一路上提心吊胆，远远离开博哈多尔角向西南遥远的大海上航行。许多天以后，他碰上了顺风，计划向东航行返回。最后，这位探险者望见了陆地，并在一个小海湾抛锚，然后上了岸。这个地方无人居住，非常干燥，但不象博哈多尔角那样荒凉。在海滩后面的沙丘上，一些植物正鲜花怒放。基尔·埃阿内斯摘了一束花，带回去献给了亨利亲王，他说：“阁下，我想，既然踏上了那块土地，我总应该带一点那里的东西回来作为礼物，于是，我就采集了这些花献给您，咱们本国把这种花叫做圣玛丽蔷薇。”

埃阿内斯曾在距离博哈多尔角以南一百英里的荒凉的海岸登陆，那里就是今天的西撒哈拉。这样，仅仅迈出了简单而是了不起的一步，葡萄牙就克服了地理发现中的一个巨大障碍。多少世纪以来，这个障碍一直把欧洲人局限在他们所熟悉的沿岸水域里。在此以后的大约六十年中，在亨利亲王的鼓舞下，葡萄牙独自加紧了寻找海上航路。后来，西班牙加入了寻找海上航路的冒险，从而使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少数葡萄牙探险者，从里斯本塔古斯河⁽¹⁾启航出发，越过博哈多尔角，向南缓缓航行，查明人们未曾探明的非洲大陆的西海岸。继他们之后，历史上有四位伟大的探险家去探索整个世界。这四位杰出的探险家，是巴托罗梅乌·迪亚士，

瓦斯科·达·伽马，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斐迪南·麦哲伦。自始至终在仅仅三十五年的时间内，他们匆匆来去。但在这短短的惊人的几年中，他们发现，欧洲并不象当时地图上所画的那样，是天堂和炼狱包围着的中世纪的大片土地，而是世界大陆中一块小小的陆地。他们发现，所有七个海都是互相连通着的，所有人类的疆土都可以从海上进入。

时至一四八七年初，也就是在吉尔·埃阿内斯绕博哈多尔角航行五十三年后，葡萄牙探险者已探测了远至纳米比亚的非洲西海岸，然而还没有一艘葡萄牙船发现令人难以捉摸的非洲最南端。人们尚未横渡大西洋。人们做梦也未曾想到过美洲和岛屿密布的浩瀚的太平洋的存在。但是，到了一五二二年底，船只就定期绕过非洲向东驶往印度和东方、向西横渡大西洋到新大陆的北半球和南半球了。

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并非这场革命的仅有的几个革命者。但是，他们是使这一场革命成为可能的开路先锋。在这四个人当中人们很少记得的迪亚士，绕过了非洲的南端，开辟了从欧洲通往印度洋的海上航路。达·伽马率领第一个商船队从欧洲到达印度，为帝国扩张到太平洋的香料群岛建立了基地。哥伦布发现了加勒比和中美洲，为征服整个西半球和建立帝国开辟了道路。而第一个进入太平洋的麦哲伦，则证明了人可以乘船环绕整个世界航行。

没有一个探险者真正理解他们的成就的全部意义，他们往往全部理解错了。他们主要动机，绝不比财富和权力更崇高。促使他们把他们的使命进行到底的，只不过是无情的野心和胜利的愿望，再加上他们熟练的驾驶技术。他们经历了飓风，台风，海水，沉船，叛变，遭遇海盗，土著人袭击，饥渴，坏血病以及其他几种只有鬼才知道的疾病，他们

多次在海上化险为夷。

他们航行所使用的船是北欧的横帆索具和地中海三角帆船结合的最新产物，这种结合使船更适于在风浪中航行。这一革新使探险者们有可能去探测以前根本不可能探测的大海，或者在探险之后，能够沿他们不熟悉的遥远的海岸回到家乡。但是，他们使用的船毕竟是又小、又脏和拥挤不堪的，而且这些船往往是些旧船，有的已漏水。他们的原始的地图和导航仪器有时可能产生几百英里的误差。他们现在比他们生前显得更为突出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的成就毕竟不仅仅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打开了整个世界，而且还消除了长达一千年之久的愚昧无知。

一四三四年最先绕过博哈多尔角的葡萄牙航海者，认识到非洲远不只是通往印度和东方的巨大障碍。广袤的黑色大陆，无穷无尽地伸向南方，多少世纪以来，它一直是欧洲各民族迷惑不解和视为畏途的地方。很少有异乡人深入到可怕灼热的撒哈拉沙漠去冒险。然而，自远古以来，一直有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在海上航行，他们在博哈多尔角获得令人生畏的名声之前，一直沿着非洲西海岸和东海岸航行，企图揭开它们的秘密。他们满载财宝而归，带回了他们在各地耳闻目睹的奇怪见闻。

早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埃及法老的船只就曾沿索马里和肯尼亚海岸向南航行，带回去奴隶、巨大的象牙、奇异的兽皮、黄金和珍贵的木料。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¹⁵记载，公元前五世纪，埃及法老尼科²⁰，曾派了一批腓尼基人²¹，进行了一次不寻常的，按顺时针方向绕非洲探险的航行。“腓尼基人从红海出发，驶进印度洋。每年秋天，他

们航行到所经过的非洲的任何一个地方便停下来，在那里耕种土地，直到收获季节，打下粮食，然后继续航行。这样，两年过去了，到第三年，他们就绕过海格力斯之柱²²⁾，回到埃及。他们回来所报告的事情，谁愿意相信就相信，反正我不信。他们说，在绕非洲航行时，太阳在他们的右方。”

这说明这位大学者是不轻信的。然而，他这种说法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关于在赤道那边太阳是在相反一方的说法，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这么说，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人冒险向南去那么远。

又据说，约在公元前五〇〇年，迦太基²³⁾的汉诺²⁴⁾曾率领满载殖民者的六十艘帆船，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非洲西海岸建立第二帝国。非洲是在何时以及如何吞食了这些移民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随着时间的变迁，已无法弄清楚。但是，汉诺幸存下来了。他叙述说，在开往异国的航行中，他们曾经过一个国家的海岸，那里木材燃烧的烟散发出一种香味，一缕缕火焰从那里直冲到海上。在火的中央，有一团火焰烧得比其它火焰都高，好象火苗顶端已烧到了空中的星星上。他们把这团火焰称为“神的战车”。汉诺所谓的“神的战车”，十之八九是高达一万三千三百五十三英尺的喀麦隆山，它是西非最高的山。两千年以后，葡萄牙的船长们还对它望而生畏。

在探索红海的过程中，罗马人发现了人们做梦都不曾想到的一条通往遥远的东方世界的水上道路。在恺撒²⁵⁾、奥古斯都²⁶⁾统治时期，每年有一百二十艘船只从非洲的红海海岸出发，先向南，然后转向东，驶向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他们在五月至九月期间乘西南季风向东航行，然后在十一月至三月期间乘东北季风返回。有迹象表明，罗马人旅行

所到之处比这要远，他们甚至曾从海上绕过越南海岸到过中国南方的港口。

古代人们探险的最大收获，是带回了广泛的航海知识和地理知识，鼓励人们更多地去思索世界的真正面貌。到公元前五〇〇年，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²⁵⁾曾得出结论：大地是个球体。到了公元前二〇〇年，另一位希腊数学家厄拉托西尼，精确地计算出这个球体的周长，其误差还不到二百英里。公元二世纪，希腊化的埃及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托勒密，大致按照欧洲、亚洲和非洲所在的经纬度，绘制出了地图。他精确地报告说，如果“用赤道和另外一条通过两极的圆”将地球切成四等分，那么“我们所生活的这一部分，就几乎处于北半球的这个四分之一或那个四分之一之中”。

公元五世纪，黑暗时代降临到欧洲。来自北方的西哥德人²⁷⁾洗劫了罗马，汪达尔人²⁸⁾的军队横扫了整个欧洲，一直打到北非。古典学识的亮光在摇曳中渐渐消失了。有些知识在天主教会的手中幸存下来，有些知识则在伊斯兰教摩尔人²⁹⁾当中找到了安身之处。当时，伊斯兰教正从麦加³⁰⁾跨过中东和北非，向西朝伊比利亚进逼。这两个知识宝库在中世纪实际上对欧洲人是关闭的。教会把许多古典手稿视为异教徒的异端邪说，而摩尔人则对与敌对的基督教徒分享地图和航海记录根本不感兴趣。

只有亚得里亚海岛上的城市国家威尼斯，还与伊斯兰人的国家保持着贸易关系。精明强干而信奉实用主义的威尼斯商人，发展了与穆斯林的有利可图的贸易。穆斯林人高兴地卖掉他们的非洲和亚洲的货物，以换回玻璃、羊毛制品、珊瑚和硬币。威尼斯的力量，阻碍了欧洲其他国家直接参与这一巨大的贸易，这使欧洲人听到的这方面的情况越多，越是垂

涎欲滴。

十三世纪初，威尼斯商人马菲·波罗、尼古拉·波罗¹⁾，以及尼古拉的儿子马可，沿陆路长途跋涉去中国，到达可汗的朝廷。他们回去后，用旅途的见闻点燃了欧洲人的欲望和想象。马可·波罗这样描写了中国海的宝藏：“中国的海里有七千四百四十八个岛屿，大部分都有人居住。我敢向你们保证，在这些岛上，没有一棵树不散发出浓烈怡人的香味，没有一棵树没有用处，这些树几乎都是沉香木。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珍贵的香料。除了黑胡椒，这些岛上还盛产一种白胡椒，就象雪一样白，在这些岛上发现的黄金和希奇之物，实在是妙不可言”。

在不同的情况下，重新发展与非洲的贸易，再沿着马可·波罗的陆路去东方，本来是十分简单的。但是，穆斯林和妒忌而又专断的威尼斯人，拒不给予陆上的通道。对于觉醒中的欧洲来说，唯一的答案是浩瀚的海洋。然而，在整个欧洲，只有一个国家和一个人被证明配得上这种挑战，这个国家就是葡萄牙，这个人就是航海家亨利亲王。

葡萄牙是一个土地贫瘠的小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这使它必然要向海上发展去碰运气。伟大的葡萄牙民族诗人路易斯·德·卡蒙斯²⁾，曾在一五七二年用诗这样来歌颂他的国家：“如果将西班牙比做欧洲的头，那么陆地结束而海洋开始的葡萄牙，就是这个头上的王冠。”葡萄牙在海上强大的根基在于渔业和贸易。咸鱼，在中世纪的地中海和沿大西洋一带的食谱上曾作为主食，而葡萄牙沿海盛产的金枪鱼，就是腌制咸鱼的理想鱼类。但是，葡萄牙人决不仅仅满足于贸易。同西班牙人一样，葡萄牙人也把他们自己同伊斯兰异教徒所进行的宗教战争，看作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

場战争中领导他们战斗的，是葡萄牙圣殿骑士团³³³的继承者基督的军事骑士团³⁴³。葡萄牙宗教战争的狂热，主要通过两方面来发泄。一是对北非的摩尔人发动军事进攻；一是挫败整个伊斯兰，开辟一条更广阔的新的贸易道路，首先通向非洲，继而绕过这块庞大的大陆通向印度。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集葡萄牙的精力和野心于一身的人，他却从未亲自进行一次探险航海。航海家亨利亲王，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为一个有实践经验的海员。亨利是国王若奥的第三个儿子，曾学习过文学、治国之道和战争。他二十一岁时，在进攻北非的摩尔人的战争中，曾屡建战功。此后又在夺取的领土上担任了几年总督。他正是从北非派出他的第一批临时探险队的，其中一个探险队于一四一九年派出，发现了马德拉群岛。七年之后，在他二十六岁时（原文如此——译者），亨利成了基督骑士军团的首领，这样，他才得以将骑士团的巨大财富用于他一生的爱好。而且，人们可以这样说骑士团执行了双重使命，因为沿非洲海岸的航行，是同伊斯兰帝国进行宗教战争的一种手段。

一只脚踏在中世纪的欧洲，另一只脚已迈进文艺复兴时期，一半是宗教战争的骑士，一半又是古典派的学者。这位处在探险时代的黎明时期的关键人物，由于他内心强烈的矛盾，好象从来都没轻松自在过。虽然，他每天都把时间花在同他设在萨格里什的学校里的世俗的人们在一起，但他仍保持着严格的禁欲生活。强烈的宗教信仰，使他从事地理发现事业的那一天起，直到年老死去，一直将一件粗毛布衬衫穿在他王侯服饰的里边。这种做法也许是为了提醒他记住一生中独一无二的使命：同穆斯林进行战斗。

从一开始，亨利对他所在的世界的形状就有一种明确的

想法：在非洲能够发现什么，不屈不挠的人们怎样才能征服包围大陆的海洋。如果在葡萄牙曾有一个人与锁在教堂地下室在古代知识有利害关系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他，一个王室的亲王，一个同异教徒进行神圣战争的十字军战士。亨利听说摩尔商人已越过撒哈拉去进行商业冒险，从南方更富饶的土地上，不仅带回了黄金，也带回了奴隶。他决心让葡萄牙也拥有这些，而且要从海上去取得。

作为葡萄牙最杰出的探险赞助人，四十年中，亨利究竟花费了多少钱财，向南方的非洲到底派出了多少批海上探险队，这一切都已无从查考。但是，在吉尔·埃阿内斯于一四三四年最终绕过可怕的博哈多尔角之前，所派出的探险队已达数十个。而在此之后，葡萄牙又派了一大批探险队。对亨利来说，非洲是目标，是奖赏。随着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他的探险者们首先小心翼翼地越过博哈多尔角进行冒险，接着就在不断加大的速度中向南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再次发现了古人已知道的地理，并为他们自己抓到了原先为摩尔人所独占的财富。他们离开时，为上帝的荣誉建立了丰碑，他们的战船和骨瘦如柴的躯体点缀了那里的海滩。最后，他们终于绕过了这块大陆，扬帆朝东北驶向了印度。

伟大的南方探险进展得很慢。一四三五年，即在吉尔·埃阿内斯绕博哈多尔角航行后仅一年，亨利再一次召见这个勇敢而果断的航海者，派他和另一位名叫阿丰索·贡萨尔维斯·巴尔达雅英勇无畏的船长一起，去葡萄牙船只从未到过的更南边的地方进行探索。两位探险者离开博哈多尔角，航行了五十里格^①，在那里海滩的沙丘上，发现了人的脚印和骆驼的

^①一里格相当于5.92公里。——译者